



「
大地的女兒
」

史沫特列著
林宜生譯

兒女的地大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初版

——一五〇〇

每冊實價大洋壹元伍角

著者 史沫特列女士

譯者 林宜生

發行者 湖風書局

上海七浦路七三四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序

史沫特列女士，是一個完全未受宗教勢力與道德觀念薰陶的野女子。紳士階級所稱頌讚歎的許多傳統思想與吃人禮教……史女士不幸——也可說是幸——竟不曾待着接受的機會。她真是個純潔質樸無法無天的野女子，但是她所經歷寄托的卻是一個金錢奴隸萬物人類自相殘殺的萬惡社會。這部「大地的女兒」便是史女士從勞苦無告的家庭裏出來與饑寒法律禮教和其他一切黑暗勢力奮鬥的歷史，也可說是史女士半生的自傳。

女子在人類史上，自始便是屈服於男子統治之下的弱者。文明的進步，僅僅將野蠻時代的鎖鍊桎梏，換成表面似較美觀實際卻更殘酷的束縛——禮教與制度。男尊女卑的社會制度，和

男女不平的道德標準，不僅在老大的東方古國視為當然，便在號稱進步的歐美也至今存在。私產制度和貞操觀念，便是男子壓服女子的兩塊大石頭。幾千年來中外古今的女子屈伏蹂躪於男子鐵蹄之下，冤沉海底，永無翻身之日，都是這兩塊大石頭作祟。這兩塊石頭不拿去，女子的真正解放永不會實現，男女也永遠不能平等。許多提倡女權運動者：不從根本上謀剷除女子解放的障礙，只知道要求女子參政與女子承受遺產的權利。試問在一個男子可以無所不為，女子卻要從一而終，男子主持財產，女子終身依賴的社會裏，女子縱然得到參政權，除了少數人有做官的機會而外，女子縱然得到承受遺產權，除了少數人有分贓的機會而外，於大多數的婦女——尤其是勞動無產的婦女——有什麼利益？我絕對不願意看輕女子參政權和女子承受遺產權，牠們都是女子解放過程中向上的步驟，不過我希望一切提倡女權運動者——尤其是婦女們本身——不要把未來婦女的命運和人格，建築在貞節牌坊和金錢萬能上面。

婦女的經濟獨立，自然是婦女人格獨立的基礎，但是在封建道德與貞操觀念之下，婦女參加任何職業，都是遍地荊棘，動輒得咎。我們只要把丈夫拒絕妻子出外工作與各機關歧視女職

員的心理分析一下，便可以發現婦女解放運動的暗礁。一個精神不能自由的婦女，要達到經濟獨立與人格獨立的地位是很不容易的。

史女士是一個靠自己工作爲生的婦女。她從做女兒做妻子，再回到獨身者的生活，嘗遍了現代社會給予獨立奮鬥婦女的苦辣。她鄙棄童貞與婦女貞操觀念。她瞧不起現代社會的妻子。她說妻子不過是長期的賣淫者，實際上妻子的自由，還不如娼妓。這句話當然過於偏激。但是我們若調查沒有情感專靠經濟或法律維繫的家庭中——尤其是中國的勞動階級——妻子的地位，我們祇有抽一口冷氣，對史女士的話黯然默認。現代社會中未必沒有純潔的夫妻戀愛，不過這種戀愛絕不是時時靠着自己經濟勢力來侵犯壓迫妻子自由的丈夫所能了解。他們心目中的妻子，便是用聘金換來衣食養活的私產。妻子是丈夫的附屬品，對社會國家是沒有獨立人格的。

婦女的痛苦祇有婦女自己知道，但是許多壓迫在舊禮教之下的婦女，受毒過深，誤依賴爲幸福，屈服爲道德，有時竟會學了男子口吻來扶翼名教，反對解放。上面一些話，若由男子說出，或

許會受到侮辱女性的嫌疑，現在出之身歷其境的史女士口中，不但真切可信，並且格外有力。史女士的文筆犀利沉痛，一瀉千里，使讀者順流而下不能中輟。所以「大地的女兒」不僅是婦女運動的急先鋒，並且是最近革命文學上第一流的作品。原書爲英文，出版不到三年，已經譯成德俄法西班牙荷蘭波蘭捷克斯拉夫七國文字。在翻譯或印刷中的，尙有意丹麥瑞典四國文字。本書的價值，由此可見一斑。

史女士本打算爲中文譯本作一篇自序，後來聽說我正在作序，便把她的序稿寄給我，要我將她的意見採入序中。她所說的有一部份與我相同，但是大部份卻是她要對讀者與批評者說的話。我想最忠實的辦法，還是將她的序稿摘譯，作爲本序文的結論：

『自從本書出版以來，批評者議論紛紛。有的說這是個人主義者的奮鬥。有的說這是婦女向男子宣戰。也有說這是一個婦女主張自由性生活。也有說這是一個偏於精神的婦女，被非人的痛苦擊倒在地。』德國與蘇俄的批評者比較的客觀，認本書爲社會研究。中國某雜誌對於本書的批評結尾是「對於書中所表現的苦難如何救濟？作者不置答語，已經停筆。」

「我（史女士自稱，以下做此）可以簡單的答復這些問題。本書是我生活史的一部份。我是一個勞働婦女，我祇能描寫我所經歷的生活——美國勞働階級所過的生活。假使覺着這本書艱苦，這是因為勞働階級的事實本來艱苦。這些事實包括生活的各方面：如婦女宗教，兩性，與帝國主義等問題。但是這些問題，在我看來，不過是現代掠奪社會制度的反射。這種制度使一切人類關係墮落殘毀，因為這種社會的動機，完全爲的贏利。在這種制度之下，要希望男子與婦女間，男子與男子間，民族與民族間有健康的關係是絕對不可能。我不信在現代制度之下婦女的解放可以實現。從社會科學家如摩根（Morgan）恩格爾（Engels）拉法格（Lafargue）等著作中我們知道婦女的屈服是私產制度發展的背影。有了私產，童貞與貞潔的束縛，便單獨的加到婦女身上，男子們由此可以認清自己子孫來傳授遺產。婦女本身從此也變成私產。在勞苦婦女的背上壓滿了各式屈服的負擔。凡是有形的法律和習慣的勢力所不及屈服的地方，禮教便替牠們來屈服婦女的身體和精神。

「照上面所說。似乎我的生活經驗已經將我毀滅了，或者使我變成一個偏於精神專求個

人完美的婦女。事實卻大不然。我的生活經驗，祇教導我深深地向前進！不是去尋求個人的快樂或完美，卻是去努力自覺的社會動作。

「我知道我這種信念，是不能使我進身上流社會或受外交家的歡迎。但是因此得與歐美各國的勞動階級和知識份子的思想接觸，現在更可得中國青年的考慮，使我感覺萬分榮幸！」

楊銓

二十年五月十七日

在我的前面，橫亘着丹麥的海洋。冷清清，灰澄澄，無邊無際。天地無垠。海洋和灰黯的天空融
合而爲一了。一個飛鳥，張着兩翼，橫空而過。

我在這裏寄居幾個月了，凝望着海洋——寫着這一個人生的故事。我所寫下的不是一種
美麗的著作，能使人高興一時的；也不是一種和諧的音樂，足以振起人的精神，使之從實際的煩
悶境地中甦醒過來的。這不過是一個生活的故事，悲憤地，愁苦地敘述罷了。

我描寫着地球——就是我們全人類莫明其妙地偶然生存在那上面的地球。我描寫着卑
賤人們的快樂和悲哀。孤獨。苦痛。和愛情。

這幾天，橫在我前面的天空，正和我的精神一樣的灰黯。荒茫無涯——也正和我的生活一
樣。我活着三十年了，在這幾十年內我卻嘗遍了苦澀之泉。我曾經戀愛，那一時間苦痛算是離開
過我。可是有時候愛情本身就是苦痛的。

我現在正站在一種生活的盡頭，快要踏進另一生活的門檻。凝思着。考慮着。我的四周祇是些過去生活的殘痕駁迹。明白和毅力，祛除了我的盲從，我不再糊塗了，我現在有了從經驗中得來的智識；工作在它的範圍與意義上都是無窮盡的。這不是足以勝過愛情的嗎？

我注視着水面而凝想。有些時日似乎我的前途最好讓它汨沉海底。但是現在，我卻擇着別一途徑了。

我記得我母親曾經有過一條百衲的花被。她拿鮮豔美麗的零碎棉料鑲成的。她沒縫過一條堅固的藍被。我對那藍被是很少顧戀的，但那百衲的花被卻能使我不忍釋。這是一種冒險。我將搜集我這些生活的斷片，綴成那樣一條百衲的花被。或製成一種花樣有趣的鑲嵌細工——參差有致。這也是一種冒險罷。

死，也有會是美的。但我不是那種會為美而死的。我是屬於這樣的一類，他們為着其他原因而死——貧乏而竭蹶的，財富與權威而犧牲的，企圖偉大目的而奮鬥的。有些少數的人們死於愛情的痛苦或愛情幻夢的銷失的絕望，但是對於我們多數的人們則「地震祇是開闢了新的

泉源。」因為我們是屬於全地球的，我們的鬥爭就是這整個大地的鬥爭啊。

在我的生活當中，我所記得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種愛情與神祕的奇異感覺。我那時是那末小的一個嬰孩，所以我現在祇記得一種感覺，此外就沒有別的了。我的父親緊抱着我貼近他龐大的身軀睡着。這是我記憶的初曙呢——還是一種夢境呢！

我一定還祇是一周歲的年紀——因為那時候比起在一八九〇年代的中期，我和我的姊姊安尼在日光燦爛的草地上，枝葉扶疏的胡桃樹下玩耍的兒童時期來，還很早哩。在山頂上我聽見了我父親的聲音——深沉而柔美的聲音——那時他正在草田裏工作。我的母親她正在走着下山的悠長的仄徑，攜着兩桶水到我們山上木頭的小屋裏來。她是赤着足的，風吹着她的寬鬆的洋布衣裳，使牠緊緊貼上她的瘦弱的身軀。

假如越過井邊前行兩步，你會走近到一條給深密叢林和高聳榆樹蔭蔽了的壕溝。在那邊岸上，那遼密叢林之下的很遠的後面，鮮花長得這般豐美和柔嫩，經不起一線太陽光就要使牠

們委謝啊！牠們幽靜地繁生着，花枝招展着。那是花的嬌柔玄秘的思維啊。在我童年的心靈裏牠們都是有生命的；我和牠們談話，正與我和那偃過垂在草地上的胡桃樹梢的風談話一樣。

我們很貧窮。但是我不知道。因為全世界似乎都恰恰和我們的家庭相像——至少橫亘北密蘇里河兩百哩內的我們的世界是這樣的。峯巒起伏，亂石嵯峨，這樣不情願生產的大地似乎遠出地界線之外而與太陽落山處的天空相接觸。在我們看起來這個世界一邊毗連着州廳所在的地方，一邊靠近密蘇里河。北面邊沿上是一個幾百人口的市鎮。南面止於——喔，我父親幻想所及的一個神祕城市叫做密蘇里河上的聖約瑟的。但在那時候他是一個充滿着漂泊者的心情和幻象的人物。人們靜着聽他的有聲有色的冒險故事，但都不完全相信。因為他不是他們一類的，實在的，他幾乎完全是一個外國人。他的家庭在我們的世界裏是不會了解的。他們不是農民，有些人說他們是不穩定的，不可靠的——一羣無法謀生的浪人；在他們的血管裏還帶有印度人的氣血……說起來你是從不會信任外國人或印度人的罷。

後來我們這世界的地界線擴張到堪薩斯城了。這是由於我的一個青年表兄弟的出走惹

起了全村的震驚而來的。三個月之內，他卻變成一個受過教育的人回來了。他學會了做理髮匠……而且他還穿着一套店家的衣裳哩！

我坐在這裏的時候，我就泛想着愛情……想着火……想着紅的顏色。那不是紅色的鳥飛向我們櫻桃樹上的嗎？那不是我孩提時代穿過的紅色的外衣嗎？……現在我記得，這是很久以前的事：

我正在生着一爐火——一爐可愛的火。我的爐子是石塊砌成的，但是它的背後一面就是我們的兩間房構成的木頭屋子的牆。我生火在靠近兩棵高大的中間懸着一些垂條在飄揚着的柏樹那邊。火是輝煌豔麗地燃燒着；假如不是我母親發見了，拿她的鋼鐵指套猛擊我的頸，這火定會燃燒得更豔麗。她常常拿硬鋼指套來敲我，激起我的憎惡。我的豔麗的火，光榮的火，被她發見了，她就將它撲滅……這好像撲滅我心中的什麼東西似的……火燄閃爍的時候，這是多末溫暖可親啊？現在我認識火和愛情的天性之間的精神的連鎖了。但是我的母親卻不懂得這

些。她祇進過學校裏的六年級。我的父親也不懂得——他僅僅祇進過三年級；他說一個男子不需要再多的學識了。教育祇適宜於那些纨绔公子和貴族婦女的呢。

我記得我母親鋼指套的敲擊；我記得堅韌的小楊柳枝像刀那般地刺入肌肉。她為什麼要這樣常常鞭撻我，我不知道。我懷疑她究竟會是知道的。但是她說我生火而且撒謊。她究竟爲了什麼我是不能明瞭的。她的不快樂的結婚年代愈增加，兒童的生育愈增加，她愈加愈加鞭撻我了。原先我不知道我有時候能夠還擊那種故意要拷打我的人；但是逐漸我就明白了，只是因爲她身軀的高大，她才有權威搬弄我。我急切地盼望長大起來。

她更把她的鞭撻方法弄進步了：她站着把柳條握在手裏，令我走近她的面前。我只能申訴，哭號，或逃走。結果，我還是必須走近去。她並不捉住我，祇強迫我站在我自己願意站的地方，她從各方面鞭撻我。後來，我如果繼續像一般小孩似的哭泣，她就勒令我停止，否則，就要「坑我到泥裏去。」我記得有一次我簡直不能忍住了，她猛力向我身上亂抓——頭上，背上，裸着的腿上，直至我創痛，恐懼地逃出了家裏，慘呼着我的父親。然而我能向父親告訴什麼——我太渺小了，不

龍解說。他也不會相信。

我的母親繼續說我撒謊。其實我不知道撒謊。我從來就沒有明白。什麼是真理，什麼是幻想，我不能夠知道。在我則以為樹梢上的風確實帶來了故事。飛向我們櫻桃樹上的紅色的鳥確實告訴了我一些事情；叢林下豐美和柔嫩的鮮花向我笑，我也把笑回答了牠們；田間的小牛和我作過長時間的談話。

但是後來，我由學習而知道什麼叫做撒謊；爲要騙上我母親停止打我，我要撒謊了——我會說，是的，我是撒了謊，要你饒恕我的，可是她仍然怪我不早承認；還是要鞭撻我。由時間上的經驗，我知道要免除鞭撻祇有對她說她所想要聽的事情。

「我唯有一個孩子最是執拗而又撒謊的，那就是瑪麗呀！她會這樣告訴生人和鄰居。起初，我因受着羞辱而至哭泣；逐漸逐漸我也習慣了；後來我竟承認這是事實，甚至也不企圖去否認。學習說真話這是我平生最大的奮鬥的一種。凡事不說真話差不多變成了一種天性。母親打在我天真還沒有受到陶冶的重心上的一切，我免不掉要碰痛苦和眼淚中都遺忘了。她縱打

我，我終是需要她的愛的。多少年數以來，要是她對我稍稍和氣一點，我的愛情便回復了。現在我可知她我和我的父親以及我們的處境都是阻礙着我的情愛和我的生活的。他們使我相信我是一個壞傢伙……我也就承認和我承認說我撒謊一樣，因為他們看來總是不會錯的。然而這裏是有我永遠不會忘記的眼淚……兒童的眼淚據說是沒有意義的，兒童的痛苦據說是會忘記的。我是倦於惦念眼淚和痛苦了。

西方起着一塊碧藍的濃雲，朝着我們這個方向風也正在吹過來。雲變成漆黑的了，一道不祥的黃色光芒從中間衝出來，對着牠捲掃着去。我們恐懼地注視着這道黃色光芒——我的姊姊安妮（六歲）我才學步的小妹妹貝德麗和我；因為這道黃色光芒是危險的。颶風正在起來了。

我的父親和母親都不在家裏。我在屋後面又生起火來了，安妮喊住了我。她就拉着我們穿過了一片大田，跑到一個很遠的農場屋子裏面，但是忽然她便站着不動，很歡悅地尖聲叫呼起